

宁波人的席子

□桑木



小时候,夏夜乘凉,大人们边用蒲扇拍打蚊子,边给我们猜谜语。有一个谜语至今还记得:“出身青草里,搬到卧房中,又见日头又见水,还见鸳鸯配成对。”姐姐轻轻抿笑,眼角微微上扬,她知道谜底,故意不说。我们猜东猜西,没猜准。她才笑着说:“我们每晚睡在什么上面?”我们恍然大悟:蔺草编织的席呀。

我的伯父是村里私塾先生,在那个年代的农村,算是有文化的人。他讲起席子的前世今生,故事可多了。什么战国时期的竹席、唐朝的藤席、清乾隆年间的象牙席等,讲得有条有眼。还摇头晃脑背诵白居易的《苦热中寄舒员外》,我们根本听不懂,唯有“藤床铺晚雪,角枕截寒浴”,似懂非懂,觉得那“藤床”一定很凉快吧。伯父说,席子不仅是纳凉的工具,更承载着古人的生活智慧,每一根草、每一缕藤,都经过精心挑选和编织,才成就了这份质朴与清凉。我们听着,仿佛穿越千年,感受到那份悠悠岁月中的宁静与安详。

我们生活的环境,所受的教育,抑制了我们的想象,我们只知道草席,村里人称它为“滑子”。“滑子”虽简单,却承载着乡村生活的质朴与温情。夏日夜晚,躺在上面,凉意透心,仿佛能听到草叶间的低语,那是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。

上世纪70年代前,宁波人用的席子就是蔺草编织的,大多数是古林草席。以“白麻筋”的为上等货。蔺草编席时,支撑加强的经线采用苎麻或络麻搓成的细绳,柔而韧。密密匝匝的蔺草席,光滑、微微清香,经得起汗渍,有散热的功能。据南宋《宝庆四明志》记载,早在1200多年前的唐朝,古林草席已作为特产远销外地。至宋代,草席生产已具相当规模。

1954年,周恩来总理指名古林的“白麻筋”草席作为国礼,赠送给参加日内瓦联合国大会的各国

首脑,从此,古林草席饮誉世界。

宁波人席子从小用到老。夏天,婴儿的摇篮上铺有小席子,孩子外出读书、学生意都得自备寝具,席子必不可少。1963年我读初中,那时物质匮乏,购席须证明。我妈到村里开证明,然后到供销社购买。脸盆、热水瓶、席子、衣服、一周吃的大米,都挑在担子里,那席子晃来晃去。步行6公里,到学校气喘吁吁。这席子陪伴我读完了初中,又伴我去更远的学校读高中。

以前,村里瓜地搭建的瓜棚中,有简易床,床上只铺一张草席。客人来了,床不够,席子铺地,也是一张床。连老人作古,棺木中也要铺有“材席”。可见宁波人对席子的钟爱。

席子、蚊帐是夏天必备寝具。随着时代变迁,席子的制作材料、工艺也不断精致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市场上兴起“麻将凉席”。这种凉席用竹片、牛筋线串起来。因竹片像麻将,故名。此席子相当光滑、凉爽。在空调卧室里应用,更有冰凉之感。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三峡地区市场上出现一种牛皮凉席,质量好,价位高,是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。

随着时代发展,席子种类更多了,各种植物纤维制作的凉席面世:有的正面凉而不冰,背面防滑,还有绑带设计,绑在床的四角,可使席子更平直;有的席子由两张拼接而成,这样易于晾晒和折叠收藏。这次去女儿家,她给我准备的凉席是采用纳米材料做的,像丝绸一样顺滑。席面上绘有雅致图案。我这下乡老太,躺上去恐污了那图案,揩时更是小心翼翼。女儿笑我太小心了,那席还可以放到洗衣机里洗的,打什么要紧。

直到现在,我还是钟情古林草席,它材质天然、纹理平整、顺滑带糙、自带清香,现经科学处理,还不会生虱鼠。

宁波老话里的“汗”语

□顾常平

天气大热,稍动一下就汗出得一塌糊涂。于是我就想到了宁波老话里的“汗”语。

对“汗”,宁波老话有诸多不同的形容法。

如果是初夏,天气还算凉爽,呆在家里没出过汗,用不着洗澡,只擦一把身子就可以了,那么,宁波老话就可以这样说:今末(今天)汗吮纳(吮纳,意即没有)出过,浇个身(浇身,意即用毛巾擦洗上身)算了,淋浴器也懒得开。

如果天气再热一点,刚洗好澡,人又微微出汗了,宁波老话就会这样说:介热天家,人还只(还只,音活结,意即刚刚)澆(宁波话里洗的意思)好,夷(夷,意即又)汗滋滋了。汗滋滋,也说成“汗出出”,形容微微出汗的样子。

如果天大热,人出了很多汗,宁波老话能用“汗出淌流”来形容。譬如:你汗出淌流格,眠床莫去晒,先去澆一澆。翻译成普通话,就是浑身是汗的人,你不要躺床上去,先去洗一下澡。“汗出淌流”,就是汗出很多的样子,其近义词有“浑身是汗”,“一身汗”。譬如“今末天家热焮焮咯,一动一身汗”,翻译成普通话,就是今天天气火热,动一下就浑身是汗的。

如果天气热得实在不行了,一动汗就会比“汗出淌流”还要出得多,宁波老话里形容词就更多了:黄汗嗒嗒滴,黄汗直淋,黄汗崩一样,黄汗直飙……这四个形容词除了都有“大汗淋漓”的意思外,其汗出的程度有不断的加深,远比普通话里的“汗流浹背”“汗出如浆”之类来得生动。

汗出得多了,时间一久身上就会有一股味儿。宁波老话把这股味儿叫作“汗酸臭”,意即普通话里的汗酸味儿。譬如:“你做生活(做生活,意即干活)做了一天,汗出介多,衣裳都汗酸臭了,快脱下来,我去河里

汰一汰。”

汗出得多,人就不舒服。宁波老话里,形容这样的不舒服主要有两类词语。

一是“黏”类的。有“黏胶胶”“黏格格”“黏得得”“黏结格牢”等词语,都意即黏黏的。譬如:“介热天,人一动背脊心黏胶胶,纯是汗。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:“这么热天气,人一动背心就黏糊糊的,全是汗。”

二是“煞”类。有“盐煞”“渍煞”等。“盐”音“巳”,意即出汗后身体为汗水所渍。譬如:“今末出了一身汗,人真真盐煞了。”“渍煞”,意即被汗水渍得极为难受。譬如:“出了介多汗,人真真渍煞了。”

宁波人讲究勤俭持家,舍不得贴身穿衬衫,往往会在衬衫里面再穿一件背心,叫“汗背心”也,以免衬衫让汗水渍着,时间一久坏得快。“汗背心”也叫“汗衫背心”。“汗衫背心”,是夏天穿的肩部狭窄呈背带状的针织上衣。如遇大热天,在非正式的场合,宁波人往往连衬衫也会省了,只穿一件汗背心就了事。年纪比较大的老人,没有年轻人火气好,就会穿一种夏天穿的短袖针织圆领衫,叫老头汗衫。老头汗衫比汗背心多了两个袖子,保温性能自然比汗背心要好得多。穿“汗背心”的仅限于男人,与女人无关。

“汗”与生活密切相关,宁波谚语里自然也少不了它。譬如“冬补十进九,夏补随汗流”,意思是进补一般选在冬天,不宜在夏天。“水缸出汗,必有雨来”,“墙壁出汗地还潮,大雨不日就来到”,这两句谚语里的“汗”,是水缸、墙壁上凝着的小水珠,人们靠这些“汗”,能预知天气情况。

宁波老话里有“出大汗”一语,意即比喻大破费。譬如:“今末其出大汗了,买了介贵一件衣裳穿,因为他毛脚女婿要进门了。”

三江月 / 笔友

责编徐杰 审读邱立波
2025年8月25日 星期一